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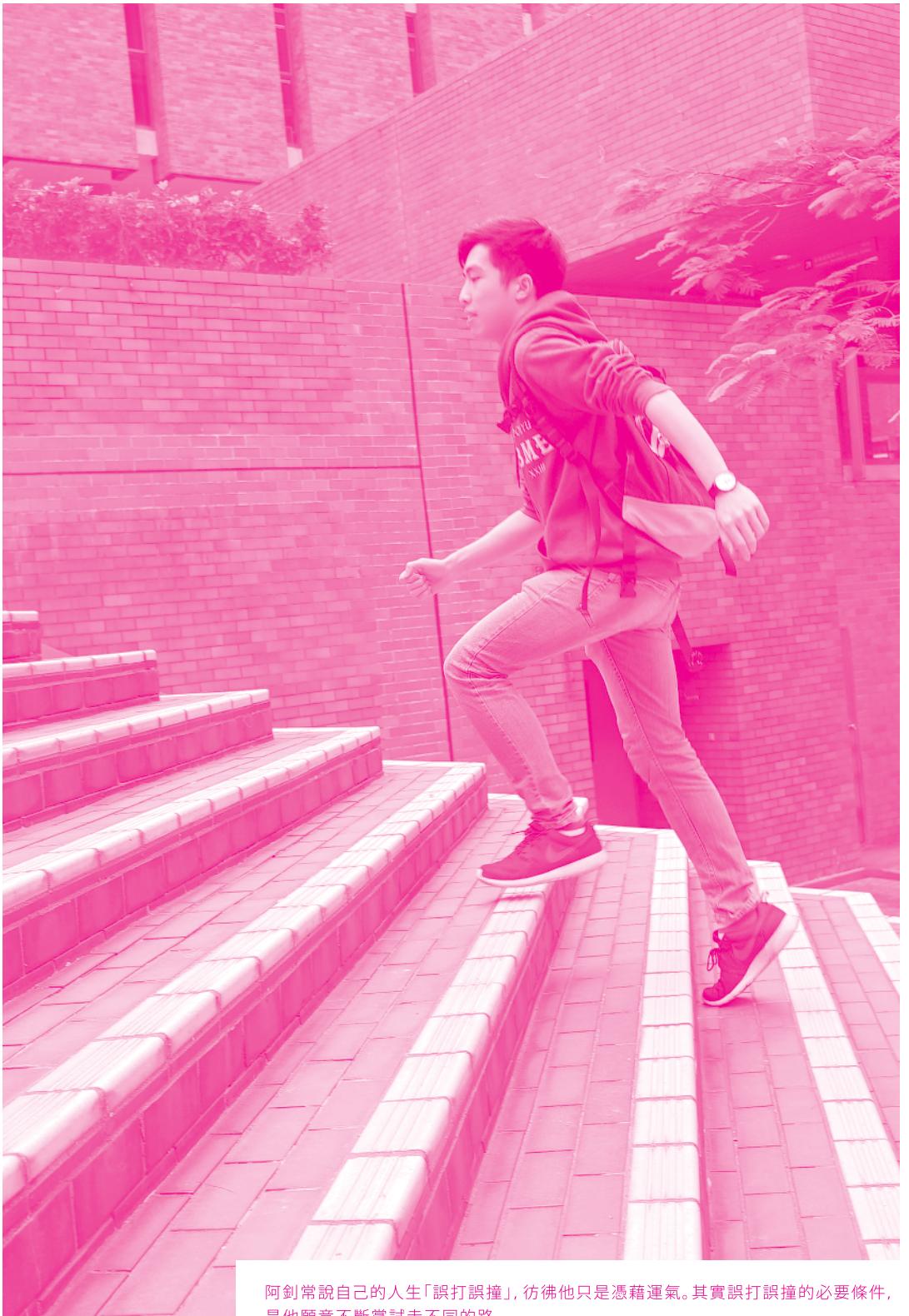
07

撰文：  
羅坎

# 研發無障礙廁所 「失敗」又如何： 因為抑鬱， 我的信念更強

Effortless Toilet

馮穎釗



阿釗常說自己的人生「誤打誤撞」，彷彿他只是憑藉運氣。其實誤打誤撞的必要條件，是他願意不斷嘗試走不同的路。

# 誤打誤撞的成長路

大學生、長者、廁所，風馬牛不相及，到底一切如何由零開始？「2016年，我讀到大學四年級，我跟我的朋友說：『讀了4年書，好像什麼都沒有做過，不對勁呢。』碰巧我在系會室外看到有一張海報，上面寫著『我是發明家年度大獎』，於是便想一試，覺得輸了亦無妨。」阿釗臉帶懵懂地憶述當初，聽起來就像周星馳電影的橋段，惹笑又帶點熱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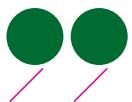
及後，阿釗就跟4位相熟的同系同學組隊，抱著遊戲的心態參賽。當時其中一名隊員的畢業習作是研究長者的肌肉訊號，需要邀請一些長者來到理大的實驗室接受檢測。過程中，該隊員察覺到長者使用廁所時往往因雙腳無力而難以站起來。一番討論過後，阿釗及幾位隊友便決定以此為方向，研發廁所輔助裝置。談及比賽過程，阿釗仍然一腔「體制內、狀況外」的語氣：「不知為何能晉身決賽，最後還奪得冠軍。我真的不知道整件事為何能發生。」

「我整輩子都是誤打誤撞的，我也不知如何形容過去廿多年的人生。」比賽也好，人生也好，阿釗都不斷以「誤打誤撞」加以形容。今年22歲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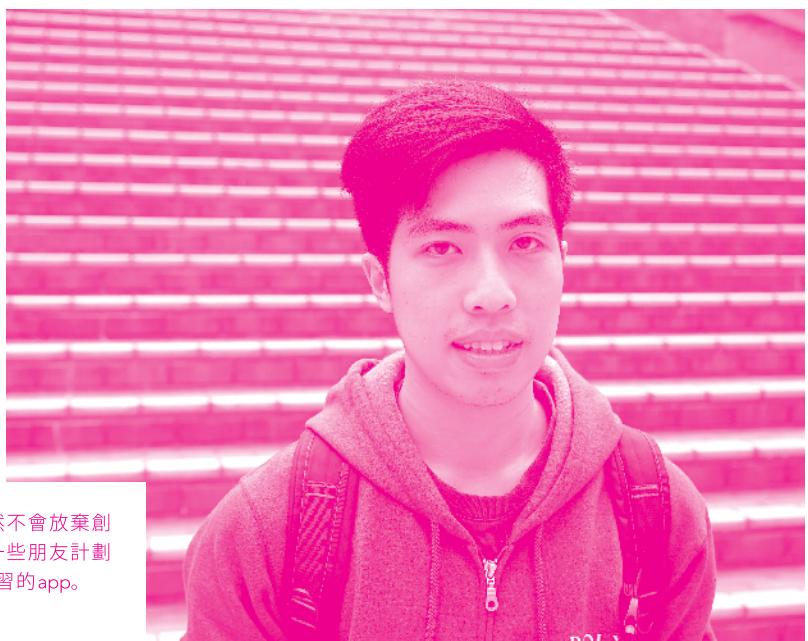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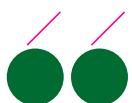
他來自草根家庭，小時候就讀一間藉藉無名的小學，到了選中學，母親當買六合彩般，替他選了一間傳統名校，最後竟然「誤打誤撞」中獎了。中學時期，阿釗說自己也會發奮讀書，惟公開試的成績也只是不過不失，理應不足夠考進生物醫學工程，但最後還是「誤打誤撞」考進了。

阿釗一直說是「誤打誤撞」，強調他的運氣，其實他願意不斷嘗試新事物的態度，也是他在人生中碰撞出驚喜的必要條件。他坦言大學時期不喜歡讀書上課，但非常積極地「玩soc上莊」。大學二年級那年，他參加了理大的劇社，加入舞台及道具組，「那是眾多大學中最出名的後台團隊，因為他們的技巧傳承得好」。有時為了趕工，他一星期有兩三天不眠不休，其間學習到大量木工及設計的知識。當時的他誓不會猜到，這些知識正正讓他日後改裝廁所設計時大派用場，也決定了他日後在團隊扮演最重要的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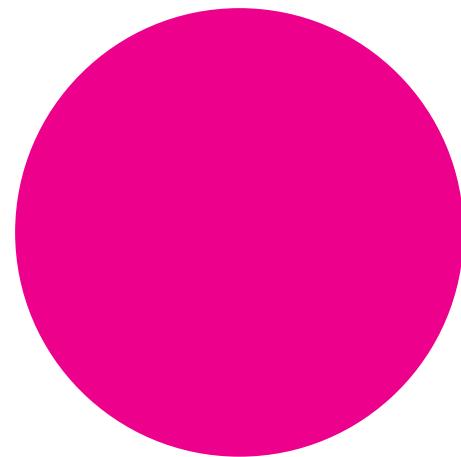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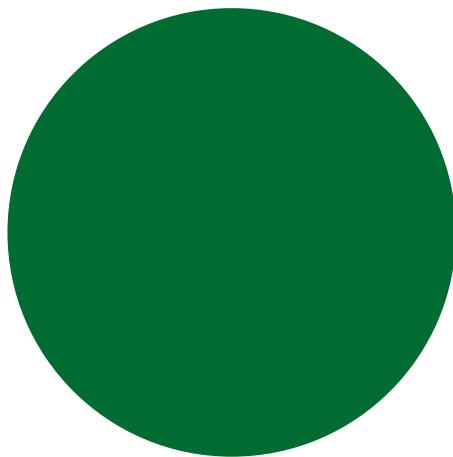
讀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阿釗的故事簡單輕巧—不就是幾個快將畢業的大學生感到無聊，報了一個比賽，設計一件跟自己關係不大的產品，然後勝出？其實在獎項與掌聲背後，阿釗曾深刻體會過生命的沉重，真正左右他的前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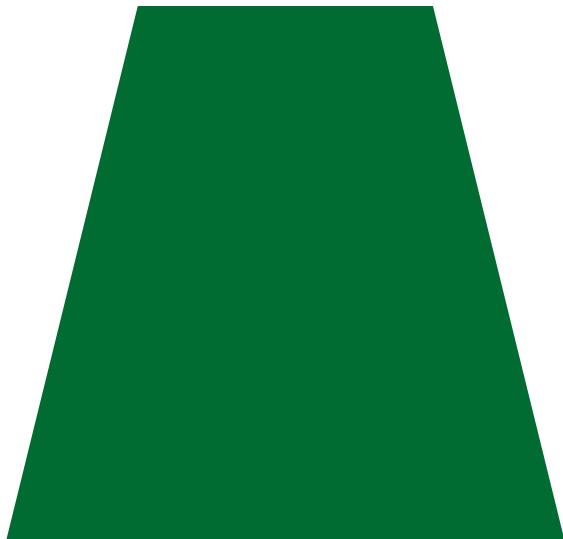
訪問那天，我和阿釗相約在理工大學，打扮樸實、神色內斂的他帶我前往生物醫學工程系的系會室，那是他過去幾年大學生活的重要註腳，也是他和同伴醞釀出改裝廁所設計的重地。他們希望研發廁所輔助裝置，協助長者無障礙如廁，增強他們的自理能力。



未來，阿釗仍然不會放棄創業，他已聯同一些朋友計劃做一個有關補習的app。



生物醫學工程系的系會室是阿釗及其同伴的重要基地，訪問過程中隨便有一名女同學走進來，也認得已畢業的阿釗，可見他真的這裡的常客。



# 情緒病突然降臨

「在16年10月、11月左右，即我們晉身決賽後不久，我的情緒出了很大問題，不知何故，那時我開始問自己很多關於人生的問題。心情會很灰沉，不是正常地思考，你會覺得『世界很灰』、『出來社會打份工打一世』、『世界沒什麼意義』，是進入了情緒病的狀況……起床，看見陰天，就不想動，連吃飯也沒胃口，沒有原因的，好痛苦。」他自覺切身體會到抑鬱症患者的痛苦感受，也明白為何一般人不了解他們。

是因為比賽帶來壓力？是因為快將畢業引起焦慮？是香港社會過於壓迫？阿釗無法同意，也無法解釋，只知道問題嚴重。他試過尋求社工協助，試過上教會找人傾訴，一律徒勞無功，最後還是靠自己的意志，經過幾個月才回復「正常」。在這段痛苦的日子，阿釗勉強繼續參賽，最終如上述所言帶領團隊奪得冠軍。這個獎項，表面上是阿釗及其團隊的轉捩點，讓他們可順理成章參加Good Seed，再次成功並獲得資助，繼續開發產品。然而，阿釗認為，情緒問題才是他的「心靈轉捩點」—問題出現之前，他根本不太在乎比賽的成敗，只想像其他同學一樣，畢業後找一份安穩的工作，「正正常常」的活下去；問題出現之後，他才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。

「我的心態改變了，不想畢業出來只替別人打工打一世，又或者不能為社會貢獻什麼，這樣生活沒意思。」談到這些，阿釗隨即變得嚴肅起來，斬釘截鐵。「我的想法是，我只要做到一些事，幫到身邊的人就可以了，不用非常偉大。」阿釗認為，他有這樣的想法，一方面是因為情緒問題令他明白到世間上有些人真的很孤單很痛苦，需要他人幫助；另一方面，阿釗認為參加Good Seed的確幫助他從理論層面去理解為何要服務社會，「因為Good Seed有很多活動，有很多分享者所說的話，都是基於親身經歷的感受，令你會有不一樣的感受，令你明白他們為何要成立社企、為什麼要付出那麼多，這些都觸動到我。」

奉獻自己，服務他人。當阿釗漸漸萌生這樣的信念，他就不再以遊戲的心態來對待廁所輔助裝置，而是衷心希望產品能夠面世，能夠幫助到長者、中風病人。可是，一路走來，阿釗發現，要研發這項產品，難度實在很高，需要改良的地方亦很多，例如穩定性。他坦言，若100%代表裝置設計已可量產，目前他僅僅完成約30%，「我覺得我是失敗的，但我不介意繼續幫手，將來或許有學生想接手，我也可以跟他一起交流。」這條路，彷彿已走到盡頭，但阿釗並不執著，反認為這段經歷已幫助了他的心的成長。未來，他將會另闢蹊徑，摸索下一條社創路，「我不想我團火那麼快就熄滅。」